

诗经里的乡野

春之末，夏之初，哪怕走马观花，也是阡陌交错，鸡鸣犬吠。远处，更有绿树，白墙，红瓦，麦收播种，铁牛隆隆……

漫山茶园，漫山竹林，满园菜蔬，一缕缕炊烟攀爬在村庄檐角。一壶茶是江南，一味笋尖是江南，满桌的菜蔬是舌尖上的江南。星星和明月点亮一窗窗灯火，风和雨滋润着窗前的绿树红花。

从小城去乡间，柏油路黑蟒般游至山沟。晨光暮霭里，龟壳虫一样的车，一辆一辆，繁忙有如田野上跟着铁牛翻飞的白鹭，自如而欢愉。

一部《诗经》，半部吃经，《诗经》里描写得最多的是乡野，以及乡野里的花草树木五谷菜蔬。民以食为天，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，成熟有早晚，种植有先后。《诗经》云：黍稷重穋，稊稷薋麦。春夏秋冬伊始轮回，乡野阡陌高低田垄，收种交替没有闲日。《诗经》云：四月维夏，六月徂暑……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桋。田里麦子金黄，地里瓜蔬油绿。去乡野，哪怕匆匆而过，碧绿的，金黄的，日晒的，水洗的，都安闲自在。鸡在村头张望，狗在日下撒欢，甲壳虫里钻出来的人，劲头十足，却丝毫没有惊动这些生灵。

白鹭守着铁牛殷勤献舞，白盈盈一片。才收割的油菜田、麦田，瞬间被翻耕个遍。泥里油亮光滑的蚯蚓，眨眼成了白鹭的美餐。白鹭与农耕的约定，亘古未止。

风里挟着热气，正午的阳光被叶片切割出很多小块，斑驳地投向大地，树冠和地面的光斑连在一起，织就出一张光怪陆离的网。

一行三人离开广德城区，沿着骄阳，驱车深山珀洱。

山门前，鹅卵石堆砌的门楣引出一条宽敞的水泥路，像牧羊人手中挥起的长鞭，隐入林中。微微显露的别墅屋顶点缀在绿到滴墨的竹海里，轻风吻过，似明亮的星在夜空眨眼。山顶，一汪碧水，宁静温润，玉一般。

珀洱，取意琥珀般纯净的江南“洱海”，这洱海，便是山顶那如清泉出罅的一方碧水。杆杆修竹堆翠，蓊蓊郁郁，山路回旋，九曲十八弯，到半山腰，视野突然开阔，珀洱山庄显现眼前。你来或不来，她都在那里静默着。

山庄的车送我们去住处“入云”，那三三两两的二层小楼，散落林间，闲如残棋。深入山林，云端空气愈加清新，鼻翼闻到山野特有的气息。林荫处，竹梢低垂，叶叶相簇，原本开阔通透且万里无云的蓝天，被掩映成一幅绝美的工笔画，融进这蕴藏在万亩竹海中的隐世之地。我忽然就惊喜起来，往往换了个地方，就会换了种心境。

推开“入云”，入目一方玻璃幕墙，软塌摇椅置于厅中，屋顶少了千篇一律的白，呈灰色，墙壁白里透出淡黄，几颗鹅卵石在侧墙上随意摆成北斗七星状，装饰愈简约，心情愈清凉。山风幽幽的“入云”，适合卸下一身尘世烟火，将凡心化鹤，此刻任其放逐山野。

行走的夏日

黄明珠

村头，几位年老的妇人正在剥小竹笋，嘴里唧唧啾啾，叙述着村庄里的陈年故事和故人，日光下，她们淡定、从容、安闲。

路过桃源

微雨初晴的午后，我们去了卢湖里的山冲。

一条山冲，外人称作桃源，山里人却叫杳晃窝，景色无所雕饰，流泉飞瀑，烟霭雾岚，不经意间已然仙气环生。许家湾的幽，锁山桥的古，太阳冲的幻，只要你去对了时间，自有意外收获。

许家湾村前的河边，最逗人的是满树的果子，桃李压弯了枝头，看一眼口里生津。村头站台下，卖早熟李子的女人们，一排坐着，见到我们，以为来了好食客，絮絮叨叨介绍着无污染的绿色果子。我们与她们聊天，拍照，她们眉开眼笑。一位老姐姐说，你们城里人，一有空就往山杳晃跑。我说，山杳晃好哦！到处都是风景，好看！我天天看，就那样，就像我的李子，年年就那味。说完，她笑着我也笑着。

村头，一家院外铺有一二平方黄灿灿的花，煞是好看。远远我就知道那是仙人掌花，号称沙漠之花。仙人掌生命力顽强，行于沙漠

遇上困境，看到仙人掌就有绝地逢生的希望。仙人掌开花寓意着希望与奇迹，顽强与坚韧，遇见就是意外的惊喜。

偶遇红蓼花

小满那天，爱摄影的老友约我去看麦。

长在南山，看过竹笋出芽，听过竹浪惊涛，也见过稀稀拉拉的麦地，但从没见过金浪翻滚的麦田。

骑车穿过大半个小城，从火车站新修的柏油路行向城北畈区，穿过陌生村庄，翻过老茶园，到了一片荒凉山地，才见到了一片麦地。那金浪似海的麦田，呈现在我的视野里，虽不辽阔却也壮观。

麦浪荡漾，晴朗的天空格外明快。改良后的麦子，低矮硬朗，如一行行壮实的乡村硬汉。

五月的阳光，叛逆张扬，热烈灼人。立于垄上，低矮的麦芒，阳光下摇晃得刺眼。我行走麦垄上，墨绿色的衣衫随风鼓荡，老友举着镜头，在她的眼里，阳光和麦浪，此刻正如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展示着独特的精神世界。

人到中年，孩子们都已远游，忙碌的生活渐渐安闲下来，一切皆能随性随行。余生，我们依然是女

人，但我们不再是为女人而活，而是要活得更像女人。

麦芒金黄，芒针挺拔，蜂蝶落于尖上，一时风惊而起舞。觅食的鸟雀栖于麦簇，陌生人的到来让它们惶惶不安，即落即飞。

麦田两边是低矮的杂木丛林，拔节的新竹，尖尖的嫩叶蜷缩着穿出竹林。另一边，一片麦黄，有楚楚的红、玫瑰的红夹杂其间。那一道道穗子，娇小、可人、迷幻。我蹲下身，小心触摸着，当午的阳光下，香，淡而不稀，雅至纯，瘦而精致，竟是漂亮的红蓼花。

《诗经》云：山有乔松，隰有游龙。隰指湿地，游龙，即红蓼。古人风雅，《诗经》里描写年轻男女大多借用花草，比如红蓼花，表达着爱恋与思念。当诗词歌赋走向繁盛时期，文人的浪漫情怀，则将之赋予更浓烈的色彩，甚至还有几分悲凉，如陆游的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，再如杨芳灿的“红蓼滩头秋已老，丹枫渚畔天初暝”。

红蓼的花期一般在六至九月，而它却能盛开在麦地里，在这五月的阳光下，能与其不期而遇，是否因我的前世今生，与其有着相似的性情？



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，唯如此，方是贤士本色？为之一叹。

顶着月色回“入云”，竹林摇曳，簌簌有声，宛如天籁。城市夜晚不曾听见的虫鸣、鸟语、知了声，在月光下此起彼伏，更有纺织娘在路边野花丛里翻上蹦下，果真“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”。其实，唯有在夜幕的包裹下，静谧的大自然的物语才刚刚开始。

“入云”屋内，长条茶案上茶盅古朴，红泥小火炉煨出的茶香，氤氲了整间屋子。茶水浅褐，袅袅余香早让内心空无一物，忘了，忘了，真的什么都忘了。山风如祖母的絮语，只在耳边徘徊，这一夜，香甜无梦。

晨曦如画，天幕下一点清浅的微光，清冷，又充满希望。推门，独立阳台，远山含黛，竹、楼、原野、天空，朦胧一片。突然感悟，中国的水墨画，岂不是这样来的？我沉醉在这水墨世界里。

漫步珀洱，沿小路前行，晨风里，两旁簇竹隐约有声，似凤鸣，似龙吟，偶有几棵古树，昂首坡上，枝上古藤缠绕，苍苔覆盖，如幽寂千年的神怪，珀洱的夏，已繁盛到了极致。早起的旅客，打拳，跑步，唱歌，愉悦的欢声和着鸟儿的鸣叫，谱出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章。

莫泊桑说过：“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。”那么，心在珀洱，足以寻回宁静，身离珀洱，亦可回归生活。珀洱之旅终于掀起了我另一个世界的风，我为此翩然而舞。

感悟珀洱

格格



荷花心事 李陶 摄

山顶的“洱海”在声声呼唤。

就地取材的小花岗岩碎片，铺成宽敞的登顶路，缓行处越来越陡，脚被已没有棱角的石片咯得有些疼痛。经过了弯弯长长的石路，见一幢小竹屋依山而建，恍如竹林精舍。经回廊，过曲径，敲门，入内，清幽之气逼人而来。屋内茶肆古朴，拾木阶而上，顺栈道款款而行，山顶的“洱海”一览无遗，放眼望去，水面一片青翠，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，只有江南的山水，才配得上这样的诗句。

站在山顶俯瞰，远山环抱，村舍依稀隐于竹林，置身“洱海”云烟深处，我们渺如尘埃。

暮色降临，晚风竟有些微凉。远山近水，皆已看不真切，只有少许灯火在林中隐现。

夜已渐浓，餐桌上的山间野菜，散出一片田园气息。举箸，轻轻晃动酒杯，时光定格在这一刻。隐在珀洱深处，辟园，种菜，读书，饮酒，吟啸，或许便是当年竹林七贤最向往的生活吧！当年洛阳街市繁华，却无诸贤士立足处，“不